

穿透心靈深處——傳統學術意義的再現

范麗梅*



我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主要是中國先秦兩漢出土的簡帛文獻，而對於出土文獻產生興趣，始於高中時期一則考古發現的新聞報導。當時的我歷數端詳著報導中的隨葬器物，驚嘆其間一幕幕揭開遠古多彩的人文世界，心嚮往之。進入大學，我因此選擇中文系就讀。而在大四畢業的前夕，震驚中國文史哲學術界的郭店楚墓竹簡問世，來自多種學科、多門領域的學者皆投注程度不等的關懷。而大學畢業甫入研究所的我，即選修周鳳五教授應時開設的「郭店楚簡研究」專題課程，碩士的畢業論文亦以郭店簡作為研究主題。踵繼郭店簡的問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亦在我碩士畢業考入博士班繼續深研之際，逐年出版公布，我亦追隨周鳳五教授對此進行更加精深的研究，博士論文則以上博簡為主，結合其他相關的出土材料，對傳統學術中的關鍵問題進行探問與釐清。博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士畢業之後，我隨即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進行博士後研究，深入理解東西方學術界對於中國出土文獻研究的差異。由美返臺之後，我便進入中央研究院，開始完全獨立的專門研究，而時序之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亦在此時陸續逐年出版公布。我因此積累來自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所承載先秦豐富的文獻訊息，深入探究其間語言文字的書寫與思想文化的記錄二者緊密的互動關係，對整體傳統學術中文獻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論，進行更加全面性與系統性的建構。未來，我亦將通過清華簡所提供有關傳統學術中經學與史學第一手的重要材料，擴大思索傳統學術中的核心——經學，在現代學術發展中卻勢微乃至死亡，以致中國文化幾乎失去主體性，此一最為偉烈且深沉的時代課題。可以說，從郭店簡，到上博簡、再到清華簡，這三批堪稱先秦學術類簡帛文獻中最為重要的材料層出不窮的出土，既是中國傳統學術轉入現代學術的宏大事件，也是我個人整體學思歷程得以涵養造就的重要資糧。

現今所見先秦兩漢的簡帛文獻，僅以一個個書寫在竹簡或縑帛上的古文字留存，因此，如何挖掘這些古文字背後深藏的意義，成為一切研究首要的任務。古文字深藏意義的挖掘，必須通過流傳到後世的文獻所提供的訊息，逆流上溯，一方面需要構擬古代文字與語言使用的基本意義，另一方面亦需重建古代思想與文化發展的全體面貌，通過兩方面的相互參照來進行釋讀。因為文字語言的使用與思想文化的發展，二者相互牽制，是一種立體互動的關係，不僅文字語言的使用表達著思想文化的內涵，思想文化的發展亦將反過來影響著文字語言的使用。周鳳五教授曾指出對於古文字的釋讀，可以概括出「析形定音，循音別詞，因文求義」的十二字要領，在此基礎上可以進行更加深入的說明。首先對於文字，必須在面對字形時能夠「析形」，認識到古文字乃由線條組成，與今文字由筆劃組成不同，但其線條亦是由一筆一劃構成，又與圖畫線條有本質上的差異，因此釋讀的第一道關卡即是分析這一筆一劃的線條構成。掌握了文字以後，必須理解文字背後的語言，亦即根據字形能夠「定音」，確認字形所代表的語音。再依循此一語音進行「別詞」，連繫指向此同一語音而具有通假關係的多個字形，梳理出字形與語音、意義對應之間「多字表多詞」的具體情況，以裁定出各個字形所記錄確切的語詞意義。此時基本上已將許多零碎散亂的字形作出結構有序的關聯，並考辨出其中蘊含各種可能的基本意義，然而又還必須將此一語詞進行「因文」以「求義」，置入語詞所在表達思想與文化的整體語境中去求取其深藏的意義，亦即將根據語言文字方面釋讀的結果，來與思想文化方面的發展進行相互的參照，以求取出更為準確深沉的意義。此間對於思想與文化發展的掌握，必須通過古代典籍的大量閱讀，日積月累、潛移默化的進入古

代思想文化的語境之中來獲取，以致在面對一個字形，一個語詞的當下，能夠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在準確的語境中得到深刻意義的理解。凡此研究的方法或手段，皆依據材料本身的性質，符合材料本身的需要而產生，力求從一種立體互動的關係結構來進行研究，而不是從其他類似的研究中平行的移植，僅流於一種平面的資料搜集與歸類分析。

當然，具有重要材料出土的因緣、研究手段輔助的增益，倘若沒有一個懇切渴望理解的心，恐怕亦無法真切的進入研究。研究者的心態，不僅主導著研究方向、研究議題義無反顧的選定，影響著研究方法、研究能力精益求精的充實，更重要的是決定著研究的深度、高度、廣度。一切研究，都需要研究者帶著充滿疑惑、渴望理解的初心，以致產生明確的問題意識，利用有效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進入研究材料的內裡，獲取研究對象由裡現外的核心，如此穿透彼此心靈的深處，也才有可能產生出具有深度的研究結果。然則從研究者到研究對象，其實只是研究過程中錯綜組成的一部分而已，間中還必須契合從研究對象再回返到研究者的另一部分，亦即必須完成初心穿透他心，此心亦穿透初心的一種循來往復的過程，以總結出研究的實質意義，產生出具有高度的研究結果。例如，在簡帛文獻的研究上，不會只是一種單向的現代研究者之於古代研究對象的探尋，而是古今之間雙向的循來往復，也能夠從古代的研究對象反饋到現代研究者以及其所處的時代。因為人文世界的研究從來不會依循生產線上的一貫作業，純粹客觀、真實、正確的研究，在嚴格意義上只存在於理想性的追求中，而實質講求存在著的每一個個體的心靈將承繼過往、迎向新局的不斷創發與契合。因此簡帛文獻將不僅對於傳統學術的研究具有意義，更可以反饋到現代學術的發展之中，結合現代學術，促使傳統學術的意義再現，而中國現代文化失落的主體性亦得以期許重建。